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二十七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注】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畝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注】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

爲畜產之本也【疏】足以無飢矣○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足誤可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疏】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正義曰趙氏作溫故錄云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幾不煖不飽尙未即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

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疏】

衆鳥不羅翔鳳來集○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漢書路溫舒上言曰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即此意楚辭宋玉九辨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注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疏注易治也○正義曰音義云易以豉切毛詩小雅甫田篇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呂氏春秋辯土篇云農夫知其田之易也高誘注云易治也易讀如易綱之易○注疇一井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趙氏所本也說苑辨物篇云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引蔡邕云麻田曰疇韋昭注國語周語齊語皆云麻

地曰疇說文田部則云疇耕治之田也按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云疇者類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疇生書洪範言洪範九疇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皆以儔類言一井八家所共相與爲疇故名爲疇呂氏春秋愼大篇云農不去疇卽農不去井也麻田之說趙氏所不取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疏】注至饒至若是○正義曰足爲手足之足而或訓爲止此云至足與論語百姓足之足同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脛也足有繼續之義故得爲饒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賈子新書憂民篇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多矣故以饒釋之又以多申之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疏】倉廩實知禮節○正義曰語出管子牧民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注】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正義曰宏明集宗炳明佛論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佛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盱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攷論無東山之名論語顓臾爲東蒙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云論語疏云顓臾主蒙山水經注琅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顓臾城郎孔子稱顓臾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乂索隱云蒙山在泰

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作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即令云東山其爲蒙山固無可疑按閻氏若璩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然則蒙山一名東山宗炳以蒙山代東山古人引經原有此例依宗論以東山爲蒙山可也以爲孟子本作蒙山則失之矣**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注瀾水中大波也

疏注瀾水中大波○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河水淸且瀾猗大波爲瀾說文水部云漣瀾或從連瀾漣一字也劉熙釋名釋水云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逆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注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微

疏注容光至幽微○正義曰音義云郤丁去逆切義與隙同說文𨸏部云隙壁際也禮記三年問釋文云隙本作郤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曰牆之隙壞誰之咎也際自分而合言之隙自合而分言之引申之凡坼裂皆曰隙假借以郤爲之按隙之假借爲郤其邑部郤乃郤之郤之爲不恭之郤或寫從邑非也音義作郤廣韻

十九鐸云郤俗從谷張有復古編云郤別作郄非隙爲坼裂之名故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隙璺也璺則隙之小者惟恐隙其光則已苟有絲髮之隙可以容納則光必入而照焉容光非小隙之名至於小隙極言其容之微者以見其照之大也故以小郤明容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注】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

【疏】注盈滿至進也○正義曰盈科詳見離婁上篇禮記儒行篇云上通而不困注云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達與通義同故文選顏延年拜陵廟詩云晚達生戒輕李善注云達宦達也故以達爲仕進延琥云坎孔本作欲

章指言閎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爲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注】蹠盜蹠也蹠舜之分以此別之【疏】注蹠盜蹠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蹠與跖同之石切莊子有盜跖篇云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釋文云按左傳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寄言也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注】楊子

楊朱也爲我爲已也拔已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疏】注楊子至爲也○正義曰列子有楊朱篇張湛注云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是篇載楊朱之言云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豪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豪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呂氏春秋不二篇云陽生貴已高注云輕天下而貴已孟子曰楊子拔體一毛以

利天下弗爲也
貴己卽爲己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注】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
下己樂爲之也【疏】注墨子至之也○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附云墨翟宋之大
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武氏
億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
春秋愼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
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
按墨子居於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言
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翟之尊
文子爲主君意其屬於文子也外傳楚語惠王以梁
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
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則翟實當
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
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據
本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
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

人至周末猶存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
歷一至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
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
何可依也音義云突丁徒忽切穿突也襄公二十五
年左傳衛陳城注云突穿也此丁公著所本乃城
可言穿頂不可言穿莊子說劍篇云吾王所見劍士
皆蓬頭突鬢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楊倞注云突
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突
禿聲轉突卽禿楊氏解爲短髮是也趙氏以突明摩
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丁氏以突爲穿失趙義矣文
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
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
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
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據此則趙本所有之本注並
同矣困學紀聞三引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
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宣公音義作放踵下據丁氏云
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今攷文選劉峻廣
絕交論皆願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趙岐曰
放至也論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已
有其二也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洞簫賦注引毛

氏詩傳顏叔子納鄰之釐婦使執燭放乎平旦事下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推放乎琅邪注有放至至也三字無方往切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其項下至於踵為致為放莫可究詳矣踵翟氏灝攷異云放風俗通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放字與今孟子同江書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踵者劉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為劉熙傳寫者遷譌然爾謹按墨子有兼愛三篇無摩頂放踵語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孟子推其汜愛兼利生勤死薄之道而擬之為摩頂放踵卽自若以腓無胈脛無毛之意耳

子莫執中注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疏注子莫至一者也○正義曰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儒墨楊秉四

秉別無所閑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音義云陸云言子等無執中此異於趙氏非也孔子稱堯咨舜執中孟子稱湯執中此句下云執中爲近之執中何遽戒人莫執中也陸氏穿鑿不足以易趙也

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注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疏注執中至變也○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央者中和也說文丨部云中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爲時執中者但取不寒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爲中趨時則能變通知變通則權也文公十二年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兮無技注云一介猶一概此云執一介卽執一概也不知權宜一概如此所以猶執一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可以知之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其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百之為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為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戕賊人以為仁義之禍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於人物一而視同用其慈蓋合楊墨之說以為說出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為由其外形骸溥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之宋儒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卽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為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

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為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為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為仁去心知以為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為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讎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執顯然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

而廢百也【注】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疏】注所以至道也○正義曰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塗既殊則慮不可不百百慮則不執一也執一則不百慮不百慮故廢百矣楊子為我執一於為我也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也孟子所以距楊墨其執一也故舉一執一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其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為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為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復慮及有當為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袷也不知趨時者裘葛袷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為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至於偏枯胝胼藏發不適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同道者一致也易地

皆然者有慮也執一則為楊墨不執一則為禹稷顏
曾孟子學堯舜孔子之道知道在變通神化故楊墨
之執一不知變通則距之距之者距其悖乎堯舜孔
子之道也不然楊朱屏氣處名齊生死固高曠絕俗
之士至墨翟以救世為心其言曰國家昏亂則語之
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沉湎
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
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讀其書豈不謂之仁人
君子非孟子深明乎變通神化之道確有以見其異
乎堯舜孔子之權安能反復申明以距之哉學者尚
有申墨子之說
者不知道者也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
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注】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强甘之

疏注令人強甘之○正義曰飢渴者急欲得飲食以不甘為甘故為強甘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注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注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疏注人能至患也○正義曰說文又部云及逮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堯舜之聖不能及高誘注云及猶如也不及人即不如人趙氏謂人之貧賤者所為之事不能及富貴之人為利所動不能守正必為強奪詐取之事以傷害善人則善人憂患之使不為利欲所害雖不及富貴之人亦不肯為禍於善人故善人不為所憂患強奪詐取猶飲食之不甘者也以飢渴而甘其所不甘則因富貴不如人亦將為其所不可為此何必貧賤富貴之懸殊者也同一貧賤而彼稍遜則已妬而傷之同一富貴而彼稍加一等已百計排毀而傾軋之皆心害也受其

害者必善人也害善人者必小人非君子也故云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近時通解不爲憂謂[illegible]不憂不及[illegible]

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注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私汙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疏注介大至量也○正義曰介大也爾雅釋詁文毛詩大雅生民攸介攸止小明介爾景福介傳皆訓大趙氏以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爲大量是也承上不及人而言之上節之賤不及三公之榮若少存羨之心則辭小官而不居矣是其心之淺陋也音義云陸云介謂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陸氏蓋本此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爲貴也疏無可無否○正義曰法言淵騫篇云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注有爲爲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爲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疏注軔八尺也○正義曰音義云軔丁音刃云義與仞同借用耳先儒以七尺爲仞注云八尺曰軔程氏瑤田通藝錄七尺曰仞說云仞之數小爾雅云四尺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此其誤易見也說文云仞人伸臂一尋八尺王肅聖證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筌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元齡管子注鮑彪楚國語注並曰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謐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見司馬彪說則皆以爲七尺莊子步仞之丘陸德明釋文亦曰七尺淮南子原道訓注八尺

曰仞而覽冥訓注則云七尺曰仞其注百仞亦曰七百尺也是書有高誘許慎二人之說證以說文則八尺者當爲許氏所記雜高誘注中者證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誘之說也近世方密之顧亭林皆篤信八尺之說塍田以爲仞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以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法云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廣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玉篇云度深曰測說文解測字曰深所至也測之爲言側也余之說仞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焉義與此合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程氏甚精仞說可定矣攷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倘其度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謹按仞爲七尺程氏段氏之言定矣管子地員篇云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

至於泉赤墟歷彊肥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
至於泉黃唐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斥埴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黑埴命之
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
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
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
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
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
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
徙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
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
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
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陸山白壤十八施
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騂石不可得泉徙山十
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
高陵之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
曰縣泉鑿之二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鑿之三
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鑿之五尺而至於泉
山之材鑿之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測鑿之三
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然則鑿地之度以七尺爲準

仞與施其數同也自二尺至八仞言之原不必九仞而已可得泉但水土深淺不齊必極之以二十施則九仞僅有其半故趙氏以中道言之九仞而不及泉明及泉者有不待九仞也猶爲棄井明九仞功方得半也不攷管子未知其指

章指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簣義與此同疏論之一簣○正義曰音義云論謂論語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注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疏注性之至侯也○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如其生生自然之資謂之性周髀算經云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也故以性爲自然好仁也廣雅釋親云體身也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云身者親之遺體也淮南子繆稱

訓云身君子之言信也高誘注云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以體行解身字與趙氏此注同是身之即體之也行仁謂以德澤及人視之若身謂不異身受之也說文人部云假非眞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假爾大筮有常注云假借也行仁視之若身則實行之矣五霸假借行仁之名以正諸侯非其實能行仁也大戴記曾子立事云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盧辯注云自彊謂其身不爲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注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眞有也疏注五霸至有也○正義曰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旋復不仁不義不能久也假而能久仁亦及人先殊乎不能假而甘爲不仁者也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疏用而不已實何以易○正義曰呂氏春秋順說篇云以之所歸高誘注云歸終

也僖公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注云終猶已也此云用而不已即是假而不歸以己釋歸也實即指湯武身之謂與身之何以易曹風下泉所以思明王賢伯矣攷文古本無已字落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于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注**公孫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疏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自是尚書文而不稱書曰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注**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注】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疏】注詩魏至素餐○正義曰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毛傳云素空也空之言虛也無功受祿是虛得此餐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注】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

意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遇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注]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爲事也[疏]注齊王至事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以此稱王子以爲齊王之子也顏氏炎武日知錄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化飭八材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

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

孟子曰尚志注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疏注尚上至志也○正義曰儀禮覲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釋文序錄引書贊云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之猶貴之故以上釋尚又以貴釋上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注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上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也疏大人之事備矣○正義曰

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尙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其有曰由義尙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爲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天生己時己備之矣

章指言人當尙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注】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疏】注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仲子不義其兄之祿而處於陵此實事也不義而與之齊國而不受無此事人虛擬之也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猶萬鍾之不受也處於陵猶簞

食豆羹之不受也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不知禮義之
大者若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則宜知親戚君臣
上下矣仲子既不知有親戚君臣上下又何能不義
與之齊國而不受也此趙氏義也周氏柄中辨正云
史記鄒陽上梁王書稱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闔
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愚謂果有此事自是廉之實
蹟臣章何以不稱於孟子之前孟子又何以設言與
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楚相邪嘗攻韓詩外
傳楚莊王使使賞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
箕帚之使願人計之郎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
日相郎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
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
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
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內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
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此北郭先生之事而
高士傳以爲陳仲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特言其
不願爲三公耳固不必覈有一卻聘之事而士安附
會其說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且於
陵齊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
所隱處高士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

而聘之以齊地爲楚地傳會改易灼然可知而左人
祖仲子者猶以辭三公爲美談夫亦未之攷耳
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
哉注人當以禮義爲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
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疏當注至人
大哉○正義曰經言亡親戚君臣上下趙氏言不知
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不言君臣者以上下即君臣也
避兄離母是不知親戚不義蓋祿是不知君臣親戚
屬仁君臣屬義故不知仁義書惇敘九族是親戚有
敘也周禮春官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注云謂
先尊後卑是上下有敘也賈子新書六術篇云人之
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
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
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
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此六者之謂六
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

失本末之度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
不能相親然則親戚尊指同姓吕氏春秋論人篇云
論人者又必有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
高誘注云六戚六親也有父則有母有子則有妻與
賈子之說互相備也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云君親
無將注云親父母也父母六親所由始也故專得其
稱禮記祭義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注云親長父
兄也此親專屬父儀禮喪服記親則月算如邦人注
云謂在五屬之內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
注云總服以內也天官大宰一曰親親注云親親若
堯親九族也書堯典以親九族馬氏鄭氏注皆云上
自高祖下至元孫為九族凡稱親皆謂父族喪服小
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云親者
謂舅所生此以舅之生母為親仍六親中之母也毛
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傳云戚戚內相親也箋云王
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孔氏正
義云戚戚猶親親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
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
而戚單於下正義云戚親也是戚亦與親同指同族
而言爾雅釋親先釋宗族六親之正也次因母而及

母黨因妻而及妻黨因子而及昏姻是遞類而推及之秋官大司寇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而賈氏疏兼以外親有服者言之非其義也乃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氏正義謂親言族內戚言族外國語鄭語云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荊蠻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韋昭注云親謂支子甥舅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預注云六親相睦蓋自漢以來有尚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黨二夫同姓稱宗族母妻稱黨自混黨於族遂亦稱黨爲親漢儒說經尚無以親戚指異姓而革昭杜預生於漢末其時外戚之盛踰於宗族預又爲司馬懿之女壻其以姻亞爲親宜矣然左傳言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數雖有六原無親名故孔氏正義辨之云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則以杜氏所云六親爲不然也鄭語非親二字承上文支子母弟甥舅故韋昭注云其實親字祗屬支子母弟如小雅頍弁序云纍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而末章遞言兄弟甥舅不得謂甥舅亦同姓九族也趙氏以

親戚指母與兄是矣仲子辟兄離母而親其妻是親戚之叙失矣翟氏灝攷異云王氏翼注云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荀卿不苟篇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蒸刻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韓非子外儲說載宋屈穀謂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瓠之類也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爲至今不殺乎仲子皦廉矯義一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僞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焉猶於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言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注桃應孟子弟子皋陶爲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

殺人則皋陶如何【疏】注皋陶爲士官主執罪人○正義曰書堯典云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鄭氏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禮記月令孟秋命理瞻傷注云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士爲刑官之長故主執有罪之人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注】孟子曰皋陶執之耳【疏】注皋陶執之耳○正義曰皋陶既主執罪人故執殺人者 然則舜不禁與【注】桃應以爲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注】夫舜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疏】注夫舜至禁之也○正義曰周禮秋官司烜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夫爲語辭也趙氏以舜之天下受之於堯故不得

禁臯陶執殺人之罪人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臯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况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人心而已

然則舜如之何注應問舜爲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注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蹝蹝草履可蹝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爲貴也

疏注舜視至不惜○正義曰說文廾部云棄捐也手部云捐棄也捐棄二字轉注故以捐釋棄也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注云蹝草履可履趙氏云草履可蹝可蹝猶可履也說文履部云屨履也履足所依也故可稱草履亦可稱草屨毛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傳云履踐也以其可踐故名履呂氏春秋長見

篇云觀釋天下若釋躧高誘注云釋棄也觀表篇云
觀舍天下若舍屣高誘注云屣弊履也莊子讓王篇
云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又云曾子曳縰而歌
商頌聲滿天地釋文云縰三蒼解詁作躧云躡也蹝
類或作屣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屣李云縰屣謂履
無跟也王云體之能躡舉而曳之也然則躧屣蹝三
字同說文足部云躧舞履也革部云韈鞮屬鞮革履
也周禮春官鞮韈氏注云韈讀如屨鞮屨四夷舞者
所屝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屝史記貨殖傳云
躧利屣徐廣云舞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躡
一作跕跕吐協反地理志跕蹝臣瓚曰躡跟為跕按
舞不納履故凡不著跟曳之而行曰躧侵如偏不疑
傳長門賦皆是也西京賦說舞曰振朱屣於盤樽薛
曰朱屣赤絲履也謹按說文躧韈蹝分兩字而韈為
鞮屬鞮為舞者所屝躧為舞履則躧輿韈原為一物
故呂氏春秋同載侯謂吳也之言一云躧一云屣屣
郎是韈為舞者無跟之履蓋舞履名韈以其無跟履
之敝壞者不可以納但為躡舉而曳之如原憲之縱
履曾子之曳縰不必為舞履以其無跟而亦稱縱此
高誘所以訓屣為敝履也而皆非草履之名乃劉趙

並以草履釋之者劉熙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草屨
曰屝於是杜預注僖公四年左傳屝屨云屝草屨因
鞮鞻氏注言舞者所屝屝既為草履之稱鞮既是蹝
故以屣為草履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蹝其實止
解屨也真史記虞卿躧蹻之蹻別徐廣曰蹻草履也
又屝亦草履按屝為齊人稱草履之名而屣實無此
稱釋名又云屩草履也屩蹻也出行著之蹻蹻輕便
因以為名也然則草履名屩舞履名屣閻氏謂其有
別是也莊氏云敝喻不惜者釋名於齊人謂草履曰
屝之下又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
也齊人云搏腊搏腊猶把作麤貌也荊州人曰麤絲
麻菲草皆同名也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履也說文糸
部云緉一曰不借緉儀禮喪服傳繩屨者繩菲也注
云繩菲今時不借也齊民要術雜說第三十引崔寔
四民月令云十月可拆麻緝續布縷作白履不惜注
云草屨之賤者曰不借然則不借即不借不借即屝
趙氏既以躧為草履故以其稱敝者為喻不惜也
注舜必至貴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濱水涯
也古者海之濱便為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
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敝之而已矣即尚書盡

執拘以歸於周之執非指法言音義云訢音忻爾雅釋詁云欣樂也史記趙世家荀欣漢書古今人表作荀訢說文欠部云欣笑喜也言部云訢喜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萬石君傳作僕訢訢如也晉灼引許慎曰訢古欣字蓋灼所據說文訢在欠部欣字下似與今本不同

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

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疏】注范齊至食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卒屬魯役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即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道志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蓋齊王之子生長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注孟子至是也○正義曰以經言自范之齊則是在范望見王子至齊乃言故云之范見王子之儀還至齊謂諸弟子說文人部云儀度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容貌可觀聲氣可樂又云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此儀即謂容儀威儀經言望見遂而望之故見其儀義字從望字推之梁惠王上篇望之不似人君注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愾也愾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云聲氣亦即本

容縱聲氣可樂之語也阮氏元挍勘記云高涼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按亮者明也乃聲之高明由於志之高明志之高明由於居之尊貴故既言聲氣又云氣志趙氏以養移體爲儿喻之辭故云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蓋下專言移居故以養爲喻也夫居尊爲居居仁亦爲居以居仁與居尊較則居仁爲大矣故云大哉居乎當慎所居猶云術不可不慎同是居宜擇而居其大者必以居仁猶爲大也即以居勢言之則居尊者高居下者卑居下者之氣不如居尊者之高而居勢者之小又不如居仁者之大矣同是子而王子異於凡人亦同是人而君子異於小人可相觀而喻矣孟子之言含蓄不盡趙氏注與章指互發明之

凡人即凡民謂衆庶詳見前

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

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注】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疏】注仁義在身不言而喻○正義曰詳見前謂仁義根於心其施於四體者威儀容度益有可觀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注】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

【疏】注垤澤至發聲○正義曰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闞氏若璩釋地云垤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無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按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為南門耳又云三[illegible]毛氏曰呼喚也凡

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鳴呼吁嗟醫書一呼一吸
爲一息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
倉葛呼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如趙注
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
應音去聲爲叫號之呼明矣近講又云有作魯君自
呼之聲者啞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阿護傳呼來於
垤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
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爲居高養
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
疑按字義古不以音分呼喚號呼雖有不同而皆爲
聲趙氏以發聲解之者文公元年左傳云江羋怒曰
呼注云呼發聲也禮記月令云雷乃發聲樂記云其
聲發以散注云發猶揚也國語周語云土氣震發鬼
谷子摩篇云怒者動也國語周語云怨而不怒章昭
注云怒作氣也蓋發聲者奮作其氣而揚厲其聲之
謂也魯君夜至宋城監門者不肯開納故魯君怒而
發聲呼於門外魯君之呼郎猶江羋之呼其聲震動
故守者開之發聲二字解怒之呼與杜氏同杜氏畜
亦有所受也因其不肯所以發怒注義甚明正見威
之可畏與王子儀之可象同一居尊勢所移若講慮

其夜不開城門因而君預自請開顧魯君之來守者豈不知所以不肯開者正以乘夜而來詎非襲我豈魯君自呼以表其非他人而門即啟乎鄆惲守上東城門帝至見面於門且不受詔豈異國之君自請於門遂可信而納之乎且召評說文在言部作評號在口部作嘑此呼字說文口部云外息也呼評嘑三字不同外息謂出其氣出其氣正是震發其氣凡人氣息和則呼吸相均忿而爲怒則呼長而吸小故象其發怒之聲而以爲呼也此呼正呼吸之呼與召評號嘑自別無煩以平去分也趙氏注嘑爾而與之讀嘑爲呼而訓爲咄哰此以嘑爲呼之假借咄哰爲呼正與此相發明矣

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内優胷中正者眸子不瞀也疏眸子不瞀○正義曰音義云瞀丁云案開元文字音茂目不明也張亡角反玉篇目部云瞀莫遘亡角二切目不明貌荀子非十二子云世俗之溝猶瞀儒楊倞注云瞀闇也闇亦不明也瞀與眊一音之轉趙氏以瞀

與優韻則
讀若茂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及將幣之日注云將送也賈氏疏云將幣謂璧帛之等禮記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云將猶奉也孔氏正義云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者也將之義為送為奉而將幣將命皆是行禮故將為行趙氏之義蓋謂以幣帛行禮必以命行之乃為實若但以幣將禾

以命將興為無實不可以虛致君子說文手部云拘止也毛詩大雅抑篇淑慎爾止魯頌泮水篇魯侯戾止傳並云止至也至卽致故以致釋拘近時通解誤幣帛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乃是其實若幣帛行時方恭敬卽是虛文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愛敬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注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疏注形謂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樂記在地成形注云形體貌也書無逸嚴恭寅畏鄭氏注云恭在貌禮記大傳收族故宗廟嚴注云嚴猶尊也洪範尚書篇名云二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恭肅卽尊嚴也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妖妍也妖麗謂女子容

色妍美引詩鄭風有女同車篇毛傳云舜木槿也六年御覽引傳子云蕣華麗木也謂之日洽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沖舜爲麗木故以比顏色之美好趙氏謂體貌尊嚴與顏色妖麗皆天之所生故爲天性阮氏元挍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作蕣按音義出蕣字依說文則舜古字蕣俗字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注 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 疏 注踐履至義也

○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踐履也形而言踐履故以居之明之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位卽居天子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蓋以踐形爲居體也春秋繁露有陽尊陰卑篇云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

皆爲陰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之女子
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乃上並稱形色居下單言
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猶數晝不數夜違宋公
不違紀侯之母也主名者聖人爲男子踐形者之稱
然則居色者之主名其聖女與禮記大傳云異姓主
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
立於母與婦之名耳趙氏以居色者爲婦女故假借
此二字也按此章乃孟子言人性之善異乎禽獸也
形色即是天性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
不同乎人惟其爲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聖
人盡人之性正所以踐人之形苟拂乎人性之善則
以人之形而入於禽獸矣不踐形矣孟子此章言性
至精至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物成性不同
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於物而於人之
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行不遠是不
踐此言也又原善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
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
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偏全厚薄勝貿雜
殊能否精粹清濁昏明煩煩員員氣衍類滋廣博襲

舜閼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順則熙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馭橫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蠖動之性以馴以參知卉木之性良農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參贊於禮莫義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疏】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正義曰音義云柚梓丁云上以究切似橙而醋下音臻從木華字亦作榛榛似栗而小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桼梓字宋本及韻會榛字注引此文並同攷說文亲果實如栗榛木也其字從亲從木廣雅作辛栗脫木字陸璣詩疏本草圖經作莘謂是栗之一種則改從莘今此作榛木與草兩岐恐亦譌體古本作梓尤非柚皮厚味甘實酢不中啖榛肉作例檢味而實肥者少故江南諺云十榛九空趙氏以喻有表無裏

殆以此邪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注】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注】紾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疏】注且徐徐云爾○正義曰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趙氏佑温故錄云齊宣王欲短喪

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己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己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爲過故欲酌易而從朞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爲安終身無望於是矣故孟子於戴盈之請輕税則喻之攘雞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紾兄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注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爲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疏 注王之庶至之何○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以經解經莫合於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章以解云子爲其母乚厭於父在本無服爲其紃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然繫於慈母之說厭嫡母誤自趙岐沿於孔疏明刻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設孝慈錄成益定制讀自製序文眞有冠屨倒置之歎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

之請數月之喪陳氏暘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嫡母在則不得伸其母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母不可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不爲者也注孟子曰如是王子

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溢一日則愈於止況
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疏注王
子至譏之○正義曰喪服傳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
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此子之禮也今
公子厭於父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注
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
則僅喪三月視期少九月是不能終子禮也其傳請
數月之喪蓋即此三月既葬而除之喪數月者三月
也公子厭於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君於庶
夫人無一日之喪者也則公子亦宜不敢有為一日之
喪然制禮者權情度義不奪其母子之恩故為制此
三月之服乃雖有此制必請之於君俾恩由君出此
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
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所不服子不敢服之例
則當已而得有此推恩三月之禮是加於己故云雖
加一日愈於己若無此制孟子豈如是言乎夫以當
已之喪而尚加三月以伸母子之恩而三年之喪隆
而為期何以伸孝子之志同一愈於此為有所禁而

加彼爲無所禁而短或得
或失不待智者加之矣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紾兄徐徐也疏禮斷三年○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注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注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注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疏注私獨至差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孝行篇身者非其私有也高誘注云私猶獨也書堯典烝烝乂史記

五帝本紀作烝烝治是乂卽治也洪範恭作肅從作乂詩小雅小旻篇云或肅或艾是艾卽乂也君子獨善其身原未施教於人但人以其仁爲法則不與親受其教趙氏以獨善解私淑則私淑指獨善其身之人艾字指人之法其仁以自治按離婁下篇云子求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趙氏以爲我私善之於賢人則私淑屬法其仁之人與此注義異然私淑艾三字殊不易達國策秦策賞不私親近注云私猶曲也楚辭離騷皇天無阿私兮王逸注云竊愛爲私曲竊皆不直之義也說文又部云叔拾也從又尗聲汝南人名收芋爲叔又手也叔从又故爲拾取之正訓毛詩豳風七月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是也淑與叔通詩陳風彼美叔姬釋文云本亦作淑詩周南葛覃是刈是濩釋文云刈本又作艾韓詩云刈取也禮記祭統草艾則墨注云草艾謂艾取草也是艾之義爲取與叔之義爲拾同蓋私淑諸人卽私拾諸人也淑艾二字義相嘗私淑艾者卽私拾取也親爲門從面相授受直也未得爲孔子之從而拾取於相傳之人故爲私私淑猶云竊取也彼言私淑諸人不必又疊艾字其義自足此是艾字以足其句其實私淑艾

猶私淑也德恐恐其惑而不定故成之財即才也才恐其滯而不通故達之義易明故趙氏不注音義云陸云達財周恤之一本說云以有善才號開其性理也開其善才此正義也轉附諸後而取陸之說陸直以財爲貨財全不知古人六書通借之學鄙不足議況淑之爲叔拾乎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注中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

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注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疏注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正義

曰說文子部云孳孳彼彼生也又攴部云孜孜汲汲也周書曰孜孜無怠孜孳二字古多通用前孳孳爲善者音義引張云與孜同古字通用下文同下文卽指此章也自勉與無怠義亦相近僞孔尚書傳云孳孳勸勉不怠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今謂人倫日用舉几出於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茫然無據又若是哉曰若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謂人人由之如爲君而行君之事爲臣而行臣之事爲父爲子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於仁則君道失臣不止於敬則臣道失父不止於慈則父道失子不止於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質言之臼達道曰達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者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舉其事而亦不過謂之道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言乎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哉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

豈下學所易窺測哉今以學於聖人者視聖人之語
言行事猶學奕於奕秋者莫能測奕秋之巧也人莫能
遽幾及之也顏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詳舉其目曰博學審問愼思
明辨篤行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
强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以日增其
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
日增也有難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
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己亦覺不復能進
矣人雖以圉人工許之而自知未至也顏子所以言欲
能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己此顏子之所至也李氏光地榕村藏稿云丑非欲
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己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
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及正謂其立教之猶
循有序而苦於高美者遽至之無期如
天之不可幾及耳故孟子告之云云　孟子曰大匠
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
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注大匠不爲新

學拙工故爲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
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
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
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
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注彀弩至
取之也○正義曰告子上篇必志於彀注云彀張也
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此云弩張向表率之正體
以張弩向的準之則表率之正體卽指的而言正體
謂正鵠之體表卽標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
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卽五正之
侯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
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
蒼而畫以朱綠畫此五采以爲標識卽以爲法率故
趙氏以表釋率而以爲正體也小雅賓之初筵發彼
有的毛傳以質釋的禮記射義注以所射之識釋的

所射之識猶云標也望之極思用巧之時即所謂用思專時也按禮記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注云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於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機張即孟子所謂彀也淮南子覽冥訓云以治日月之行律高誘注云律度也律與率同行度可云行率則孟子所云率正即省括於度之度也繩墨兩事彀率亦是兩事彀謂張弩率謂省括於度趙氏言極思用巧即是省而率則不必專指正之體耳音義云丁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則讀爲律丁訓率爲循非其義陸讀爲律訓法近是矣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引弓焉射高誘注云引張弓也引爲張弓故趙氏即以引訓彀弩釋引弓引弓不發即猶張弩不發故云云引弓彀弩而不發音義云丁云躍如猶如卓爾陸云躍如心願中陸是也心願中故不發以待彀之偶爾雅釋詁云偶合也謂所張之彀合乎所擬之率則釋之乃必中也待其合而後發故不違發者必願中也躍如猶云躍躍爾雅釋訓躍躍迅也釋訓云迅疾也言手雖不發

心則躍躍疾去也論語子罕篇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鄭氏注云卓爾絕望之辭詩周頌天作高山箋云卓爾與天合其德丁氏之說擬不於倫趙氏以君子於射喻君子於道引而不發以待其偶中道而立以待其從雖以彀弩釋引弓與上變彀率意不同也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疏曲高和寡○正義曰新序宋玉對楚威王曰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注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者也疏注殉從也○正義曰文選通幽賦豈

余身之足殉兮注引項岱云殉從也史記屈原賈生傳貪夫殉財索隱引臣瓚云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駢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釋文引崔注云殺身從之曰殉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疏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注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

之有賢才接己長老接己嘗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疏注挾接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挾俾持也楚辭天問何馮弓挾矢王逸注云挾持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是挾與接義同也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注並云方持弦矢曰挾古文挾皆作接是挾與接字通也挾爲俾持接爲方持義有不同而爲持則同故云挾接也昭公十九年左傳以持其世而已釋文云持本作恃莊子徐無鬼恃源而往者也釋文云恃本亦作持持恃同聲義通挾之爲持即爲恃故趙氏旣以接釋挾又云恃此五者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即恃貴恃賢恃長恃有勳勞恃故亦即恃貴恃賢恃長恃有勳勞恃故也

章指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

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注】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疏】注已棄至慎也○正義曰論語公冶長篇三已之對上三仕則已為罷黜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水官棄矣杜預注云棄廢也是已即棄也趙氏以無罪而黜則凡仕者皆自危故云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注於義當厚至安矣○正義曰何不薄猶云何人不為所薄豈與親厚者本不憂其薄今見其自薄於所當厚則人人不安而親厚不可恃也○注不

審至之何○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銳則挫矣郭象注云進躁無崖爲銳進之太過故以過進解其進銳也越其倫節卑踰尊疏踰戚故引翔而後集與梁惠王下篇故國章章指同論衡狀留篇云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因對策云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云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按李固自是引孟子宜以謝承書爲是范蔚宗本司馬彪之誤爲老子耳老子無此文也趙氏注義與王充李固同然則漢時解孟子此文皆以刑賞用人言趙氏蓋有所自也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疏賞僭至所紀○正義曰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說苑善說篇云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祁奚見范宣子曰善爲國者云云文與此同荀子君臣篇作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注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如人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疏注物謂至殺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也注云物畜獸也說文牛部云物萬物也牛爲大物故從牛勿聲下言犧牲則物可以養人謂六畜牛羊之類也禮記樂記云仁以愛之荀子大略篇云仁愛也故親韓詩外傳云愛由情出謂之仁說苑說叢云愛施者仁之端也是愛與仁義亦通故廣雅釋詁云愛仁也此云愛之而弗仁是仁與愛別蓋有愛物之愛有愛人之愛愛人之愛則謂之仁春秋繁露仁義法云愛在人謂之仁愛在人乃謂之仁然則愛在物不謂之仁矣愛物者第養育之不謂同於愛人之爲仁故云當愛育之不如人仁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

是取之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犧牲先養育之而後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注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疏注臨民至同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仁親也親即是仁而仁不盡於親仁之在族類者爲親其普施於民者通謂之仁而已仁之言人也稱仁以別於物親之言親也稱親以別於疏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注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疏親親至愛物○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

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嗚乎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博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注】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疏】

注知者至賢也○正義曰說文力部云務趣也知所
務知所當趣向也務愛賢以愛釋親宜急趣於愛賢
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人急親賢也注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
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疏物注
事至恩惠○正義曰物之爲事詳見前百工百官也
急親賢爲務則知所當務卽知急親賢也知急親賢
因卽以親賢爲務所以不必徧知百官之事不必自
往加惠於民閩監毛三本二三自往作一一自往按
二三猶云再三儀禮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
注云三拜示徧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餕者
注云三拜旅之示徧也
二三自往卽徧義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少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注尙不能
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

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飯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議小若此之類也

疏注放飯至過耳○正義曰禮記曲禮毋放飯毋流歠又云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歠嫌欲疾也決猶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孔氏正義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夫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濡肉濡溼也澤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乾肉脯屬也堅肕不可齒決斷之故須川手擘而食之接趙氏以流歠為長歠與鄭同而以放飯為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歠也呂氏春秋審分篇無使放悖高誘注云放縱也又適威篇故流於幾注云流放也是放飯猶流歠也文選上林賦流離輕禽注引張揖云流離放散也蓋歠歠之也則飯飯之也流歠謂流離而歠之放飯謂放縱而飯之以孟子證曲禮則飯讀飯黍飯飧飯疏

食之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飯食也食也者謂食之也此飯之本義也引申之所食爲飯今人於本義讀上聲於引申之義讀去聲古無是分別也然則鄭云去手餘飯則以飯爲所食之飯即指饋餕之粒與歠爲不類而訓放爲去去手之餘飯何以見其必爲反本器設去之反於簞反於會亦可云放飯也放不得專爲反本器之稱則不如趙氏之義爲的矣問無齒決者蓋食濡肉而以手決之責問其何以不齒決也

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

疏 振裘持領正羅維綱○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意林載桓譚新論云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趙氏正用其語

姪廷琮弼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七終

孟子正義卷二十八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注】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疏】注梁魏都也以用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

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爲魏都自惠王三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焉說文已部云已用也呂郎以字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注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注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疏糜爛其民○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麋爛也孟子盡心篇糜爛其

民而戰之越語靡王躬身韋昭注云靡損也爢糜際
逝通楚辭招魂靡散而不可止些王逸注云爢碎也
九歎名靡散而不彰注云靡散猶消滅也並與靡散
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石部云碎爢也米部曰
爢碎也二篆為轉注爢各書假靡為之孟子假糜為
之碎者破也爢者破之甚也王逸注離騷遂騷云粢
屑也爢即爢字廣雅糜字二見曰糜饘也與說文同
曰糜㸐也即說文之爢碎也凡言紛碎之義當作爢
又云爢爛也古多假糜為之糜訓糝爢訓爛義各有
當矣孟子糜爛其民而戰之文選答客難至別糜耳
皆用假借字耳按淮南子說山訓爛灰生蠅高誘注
云爛腐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糜
即粥比飯為爛故糜
即爛義與爢通也

○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
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疏】春秋至有之矣○正義曰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

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此即發明孟子無義戰之義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皆御世之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攝服而屈從之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於諸國之使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惟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至文君將恆稱爵略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沿日處父書氏名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處父盟魯侯改蒐於董易軍班令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始強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脩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稱大夫治在大夫也惟內大夫悉從其恆稱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秘矣蓋史官有一

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則顯世變之執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於心日問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伐皆罪也滅入遷取罪之尤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於是救無辜伐有辠所以威天下而行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揚軍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是故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虐五穀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除民之讐順天之道而己公羊曰精者曰伐觕者曰侵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曰襲鐘鼓言其器也精觕言其情也獨穀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襲逼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揜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爲尤甚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王人會齊侯於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

人衛人郕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鄭於衛楚之屬國
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故陳蔡猶得從王君
子以時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
得罪於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得其實盍二公
役急子於壽子皆朔搆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
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於天王而立之說者
以爲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
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何爲
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
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
衛則王人夷於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
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諸
侯者舉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子之使也曷爲微之
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尊者諱恥故微之然
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
公子黔牟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
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黔牟
付王人云爾黔牟立於桓十六年放於莊六年前後
八年在位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

剽皆嘗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於册曷爲獨闕黜弁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諱三曰爲中國諱曷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從王者君子恥之故春秋不得不褒二霸之功齊之霸始於莊終於僖晉之霸始於僖終於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於鄧始懼楚楚熊通自立爲武王桓六年合諸侯於沈鹿黄隨不會使人讓黄而伐隨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於楚其子熊貲是爲文王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於莘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於幽始與鄭成而荆伐鄭益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楚成王時令尹子文當國楚益盛僖元年荆始改號爲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綏之也自荆敗蔡師於莘惟十三年蔡人與於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益役屬於楚負楚之固而不服於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

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潛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潛師矣侵而遺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侵先遺蔡既侵遂伐一卒帖荆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滅弦一圍許一侵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氛未息烏在其能以帖荆哉以帖荆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楚以文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不折一矢無與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是時翟並興中國不絶若綫齊方救邢戍衛奔命不遑山戎病燕猶邢衛也邢衛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棄之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曷為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病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齊侯來獻戎捷禮與曰禮也左氏曷為謂之非禮左氏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魯獻於王不書獻於魯則書曰來獻尊宗國也穀梁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菽也周書王會有山戎菽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與戎菽布之天下桓公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齊桓殁而楚氛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釋宋圍

而敗楚師於城濮由是楚氛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於齊桓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秦晉搆兵始於殽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殽之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甥舅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爲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春秋諸儒以秦誓編於書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仡仡勇夫也既喪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仡仡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於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爵安見其尊秦也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爵不稱人直以秦爲狄矣蓋自殽之戰秦穆之毒晉尤深思天下可以敵晉者惟楚於是遣楚因鬭克歸楚求成其謀伐晉始作秦誓旋遣楚因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

復而已秦楚合而晉霸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與晉厲既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聲其辠以討之於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與厲公以復霸也故吾謂厲公非無道之主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棫林之役遷延而退爲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麻隧之師諸侯皆睦於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注孔子至秋也。正義曰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說苑至公篇云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挾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疏春秋至反正。正義曰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此又云夫不通禮義

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
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注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
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
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
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
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鬬殺人血流舂杵孟子

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
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
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疏】注書尚至信之哉○正義
曰書者文字之名說文解
字序云著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地官大
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書即保氏六書於是凡
典籍統謂之書論衡正說篇云五經總名爲書是也
禮記經解以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並稱
此書專指尚書趙氏以上言書下言武成故知書尚
書也尚書在孟子時有百篇舉武成以爲例所言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非專指武成而言故趙氏廣而推
之康誥甫刑梓材諸篇也康誥云惟時怙冒聞於上
帝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冒聞於上帝爲句古讀也
趙氏注孟子語於武成節引此君奭篇亦有此句則
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春官大宗
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上帝元天也聞於
上帝即是聞於天故云人不能聞天甫刑即呂刑呂
之稱甫猶唐之稱晉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鄭氏

注云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
王伯厚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
清問下民棟按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
帝謹按孔傳以君帝釋皇帝而亦以爲堯不以爲天
也趙氏所見呂刑無皇字固矣蓋趙氏讀帝清二字
相連帝爲王天下之名而古亦稱天爲帝文選吳都
賦迴曜靈於太清太清劉逵注云太清謂天也嘯賦亦云
飄遊雲於太清蓋趙氏以帝清猶太清天單稱帝不必
是天稱帝清則必非天子故以帝清問下民爲天問
民也閩監毛三本依呂刑增作皇帝清問下民阮氏
元挍勘記云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
無皇字按無者是困學紀聞所引正同按閩監毛三
本增皇字因又增云天子不能問於民而諸本亦無
子字且天子問民何不能也梓材云欲至於萬年惟
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注武成至取也○正義曰書
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氏注
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王氏鳴
盛尚書後案云孔壁所得眞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
列學官藏在秘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光武帝紀年
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殘缺者僅存八十二字見

漢書律秝志又後辨云梅鷟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
章注云云平正無得其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
言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
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
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
哉鷟說善矣而未盡也紂衆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
子儒效篇成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泰族訓劉向
列女傳孽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妄造
孟子在魏晉間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
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之師甚著豈不
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
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向書必不誤認王充論衡語
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於
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眞本武成必不
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描
摹至此若徒黨自相翦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
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
舂杵甚之言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
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
伊闕流血漂鹵此等爲殺人多之恒辭故孟子特爲

武王辯按論衡藝增篇云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紂士崩瓦解安肯戰乎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按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齎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是杵爲杵臼之杵故趙氏言血流舂杵說文木部云杵舂杵也

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疏】嵩高極天則百斯男○正義曰莊公四年公羊傳云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何休注云百世大言之耳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毛詩大雅思齊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太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然則文王宜有百子故周南螽斯亦美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此與百世不同李樗詩經講義

云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孑遺言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言狹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是又因趙氏章指推言之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注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爲後我已說於上篇疏北夷○正義曰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夷作狄石經此字漫漶案僞疏引作北夷作夷是也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注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

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疏注革車至乘也○正義曰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注云革車兵車也周禮春官巾車云革路以即戎是也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趙氏謂武士爲小臣引書立政證之蓋立政言亦越文王武王則此虎賁爲文武時官於武王伐殷時較切周禮則爲天子後所制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顧命狄設綴衣正義云綴衣是黼扆之類以周禮考之即幕人也幕人掌帷幄虎賁司宿衛皆左右親近者也以勇力爲左右近臣故云武士爲小臣者也贅衣立政作綴衣綴贅古字通也毛詩召南鵲巢百兩御之傳云百兩百乘也孔氏正義云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

馬稱四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人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翟氏灝考異云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風俗通義皇霸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百人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曰武王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周氏柄中辨正云有兩司馬法一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成出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孔仲達成元年邱甲正義云一士二徒者鄉遂之兵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

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取然後總徵境內由此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非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虎賁安知不指則戰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必以虎賁配一車則書序是孟子非矣愚謂周禮虎賁不離王之先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邪○注武王至地也○正義曰武王之言必由傳命宣喻之故云令也廣雅釋詁云畏懼也畏恐也易震彖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驚即恐懼也故以無畏為無驚也毛詩周南葛覃歸寧父母傳云寧安也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故以寧爾為安止爾也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邱遲與陳伯之書云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李善注引孟于此文趙岐注云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於此注增以也二字義尤明暢文選羽獵賦蹶浮麋應劭亦云蹶頓也是厥蹶古字通故李善直以厥角注蹶角然則厥角猶頓首故云厥地也釋名釋形體云角者生於額角也國語鄭語云惡角犀豐盈韋昭注

云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趙氏以額釋角又以犀小言之額犀二字皆釋角字也厥角是以角蹶地若崩者狀其厥之多而迅也白虎通云崩之言倗然僵伏說文山部云崩山壞也山壞則自高僵伏於地毛詩小雅無羊云不騫不崩傳云崩羣疾也蓋一羣之羊全病僵伏不起詩人以山之壞狀此殷民歸周以額角犀蹶地其狀若僵伏而加若崩二字極狀其人之衆多如山之下隊如羊之羣疾而僵伏方聞寧爾之令猝然厥地其聲其狀可於若崩二字見之厥本又作屈屈其額角犀於地猝然下伏也既伏地又稽首拜命故云亦以首至地也音義云丁云額即額字屖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阮氏元挍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屖作犀毁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從牛國語云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額權衡犀角偃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即其理也按說文尸部屖屖遲也從尸辛聲爾雅釋詁云棲遲息也此丁氏所本然棲遲義爲遊息於此不切丁氏蓋不知厥即蹶而以厥地爲其地故改犀爲犀而以爲止息其地也不知上云若崩下云稽首則一時衆聲之轟然而

首之上下不已何止息之有丁氏之誤誠誤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厥發石也引申之凡有撅發皆曰厥山海經曰相柳之所抵厥郭云抵觸厥掘也孟子若崩厥角稽首晉灼注漢書曰厥猶豎也即頭則額角豎按厥角者謂額角如有所發角部觺字下云角有所觸發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應劭云厥者頓也晉灼云厥猶豎也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注各欲正之國○正義曰延琥云毛本無各字

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疏周師歌舞○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樂稽燿嘉曰武王興師誅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商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見藝文類聚又蜀志先主謂龐德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注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

不以成器也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疏】雖誦至守繩○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子道德篇云守其法籍行其憲令荀子公輸不能加於繩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注】糗飯乾糒也袗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尭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疏】飯糗○正義曰段氏

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米部云糗熬米麥也周禮羞籩
之實糗餌粉餈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
也元謂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坋之耳
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
云擣熬穀不同者黍粱米麥皆可爲粉非舂米豆
以包米或言穀以包黍粱米而許云熬米麥故又言
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鬻也云熬米麥豆舂
以坋餌餈之上故曰糗餌粉餈鄭云擣粉熬大豆爲
熬不云擣粉者鄭釋經故釋粉字之擣之粉許解字
但爲熬米麥必待果之而後成粉也菜誓乃云則糗
某氏云糗糒之糧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趙云糗飯
乾糒也左傳爲稻醴粱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
謂黍穀米粉者也糒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
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
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謹按說文鬲部云鬻熬也鬻
尺沾切一切經音義云炒古文鬻𤎅焣𤋹四形崔寔
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卽是炒米麥今農家米
麥豆皆炒食米卽謂之炒米豆卽謂之炒麥豆炒米可
以沸水漬之耑飯大麥小麥炒之火必熟之爲屑用
沸水和食謂之焦麪所謂糗也糒乃今之飯乾與此

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茹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郭璞注云今俗呼能麤食者爲茹按大雅烝民篇云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是食謂之茹也禮運云飲其血茹其毛孟子盡心篇云飯糗茹草是食麤食者謂之茹也麤與疏義相近食麤食者謂之茹故食菜亦謂之茹食菜謂之茹故所食之菜亦謂之茹莊子人間世篇不茹葷漢書董仲舒傳云食於舍而茹葵是食菜謂之茹也食貨志云菜茹有畦七發云秋黃之蘇白露之茹是所食之菜亦謂之茹也茹草二字趙氏皆無訓草者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云草粗也索隱云戰國策云食馮諼以草具如淳云藁草麤惡之具也范雎列傳云使舍食草具索隱云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饌具也然則茹草猶云茹麤矣○被袗衣鼓琴○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孟子被袗衣鼓琴趙岐注袗畫也黼黻絺繡也夫鼓琴宴居時也舜於養老朝燕僅服白布深衣而燕居則服黼黻絺繡非所以明質故袗衣當非畫衣也史

記堯乃賜舜絺衣與琴與舜被袗衣鼓琴事適相會然則袗衣或即絺衣與與賜予止用絺衣葛布衣可知當時之質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袗非畫也義如袗絺絺之袗史記本紀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孔氏任氏引史記說之是也絺爲袗故孟子謂之袗衣得被袗衣者以堯賜絺也得鼓琴者以堯賜琴也二女所以侍者帝釐降二女也以耕夫一旦膺天子之知賜賞若此明其榮顯也若徒袗絺給而鼓琴則不過習爲山人耳趙氏以袗衣黹黻絺黼本尙書皐陶謨乃鄭氏讀絺爲黹此以絺繡爲袗絺給之絺與鄭氏異以袗訓畫則以繪與繡互見非袗有畫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衣部袗禪衣也一曰盛服褫袗或從辰參本訓稠髮凡參聲字多爲濃重上林賦磐石褫崖孟康曰褫袗致也以石致川之廉也是褫與袗積字義同孟子被袗衣袗衣亦當謂盛服趙云畫衣者不得其說姑依皋陶謨作繪言之耳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錢坫梁侍講同書嘗告予云古書袗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袗衣當是珍裘也○二女果○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

訖云說文女部婐妧也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騧一曰若委從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婐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婐今作果者是婐之省趙氏訓爲侍與說文合

章指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疏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制言上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禮記檀弓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

天下也過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
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阮
氏元曾子注釋云居仇之說檀弓曲禮周官地官調
人及此曾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曾子之言
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周禮調人云凡過而
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
仇辟諸千里之外此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調人得
以使之遠避乎成之與孔曾所言有意辱殺之讎不
同又調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仇之者此
言謀殺一人恐此人子弟報仇因復殺其子弟也又
調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者
此謂人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為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
父兄子弟不得再以此人為仇仇之則罪當死也故
周禮與孔曾合以為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
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
仇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趙氏言此者不同天不
同國可知其必報故云以惡加人人必加之其情重
大非可乎成之者也列子天瑞篇釋文云間隔也間
一人猶云隔一人也翟氏灝考異云墨子兼愛篇我
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必先

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人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也故儒墨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別

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注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疏注譏閉非常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注云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幾即譏也易復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

將爲暴故載之也【疏】脩理關梁○正義曰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謹關梁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注云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注】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疏】論語至不從○正義曰引論語在子路第十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注】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疏**注周達○正義曰周有達義者劉熙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易繫辭傳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舟取義於周是周有達義也趙氏謂達於取利則凡苟得之利皆營求之故雖凶荒之年有心計足以趨生故不死不達於德則不能行達而行之則志定不爲邪世所亂近時通解周爲偏帀謂積蓄無少匱也積於利故不困於凶年積於德故不染於邪世

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注**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黿羹之類是也**疏**注好不至儔是也○正義曰襄公二十四年左傳云

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死有不朽何謂也叔孫穆叔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陸賈新語輔政篇云功垂於無窮名傳於
不朽故以好名爲好不朽之名諸本作伯夷季札之
儔宋本作子臧季札之儔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放云
伯夷聖之清者豈好名之人晉孫盛泰伯三讓論云
三以天下讓言非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潘岳西征
賦云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蓋季札自言願
附子臧故札後人每並稱之今依宋本史記吳世家云
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
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
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
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
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
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
之此子臧季札輕讓千乘之事也宣公四年左傳云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
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
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

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牛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是因飲食致禍也阮氏元按勘記云染指黿羹之類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黿作黿音義出黿羹云左傳作黿此則注文本用黿字改爲黿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亦尊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按明人陳子龍已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非其人者謂非好名之人也如此解爲當

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注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

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叙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疏注不親信仁賢○正義曰不信則疑之不親則疏之疑由於疏疏亦由於疑故以親信連言之○注則上下之叙泯亂○正義曰書呂刑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周書祭公解云汝無泯泯棼棼孔晁注云泯棼亂也泯亦訓滅毛詩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傳云泯滅也是也泯亂亦滅亂也爾雅釋詁云滅絕也釋水云正絕流曰亂是亂有絕義與滅同泯為滅亦為亂矣○注無善至不入○正義曰賦出於農不教人農時則田野荒蕪水旱無備故貢賦不入也

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注不仁得國者若象封有庳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

疏王者當天○正義曰賈誼新書數寧篇云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按趙氏於不仁得天下前舉丹朱商均此舉桀紂幽厲皆非得天下之人似乎所引未切矣觀此云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云云雖承桀紂幽厲實指后羿新莽一流蓋是時曹操儼然無人臣之節趙氏屬意荊州此數語實指操而言於不仁得國取象及管蔡皆宗室同姓之得

國者巷當時如袁紹公孫瓚皆不仁得國者也故有所忌諱不言異姓也玩其取賈子當天二字固以此似是而非者終於無狀而謬托丹朱商均桀紂幽厲實以秦皇斥操耳而亦有所忌諱不明言之也知人論世表而出之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疏注丘十六井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一邑四井四邑故爲十六井然則丘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丘眾也孟子盡心篇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云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釋名云四邑爲丘丘聚也皆眾之義也得乎天子爲諸侯注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注得

諸侯之心諸侯封以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注】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疏】注諸侯至侯也○正義曰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反是則爲危社稷之行矣說文支部云變更也呂氏春秋當務篇云而不可置妾之子高誘注云置立也則變置即更立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注】犧牲已成肥腯稷粱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疏】注犧牲至置也○正義曰犧牲貴肥腯故以肥腯爲成國語周語祓除其心精也韋昭注云精絜也又楚語玉帛爲二精注云明絜爲精故以絜釋精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之祀此社稷用犧牲也郊特牲云唯社
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此社稷用粢盛也白
虎通社稷篇云祭社稷用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
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
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又云歲再祭之
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
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盧氏文弨校云今月令
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
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並注云養秋成也
元日秋分前後戊日陳祥道禮書云先王之祭社稷
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
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上變置為更立賢諸侯此變
置社稷亦是更立社稷以諸侯例之自是更立社稷
之主故舊疏云自顓項以來用句龍為社柱為稷及
湯之旱以棄易柱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自顓頊至
用水旱不一而易祀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為據者全
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當以疏說為是蓋古人之加罰
於社稷者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暫停其祭
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

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
置至神示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
家之有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
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恒雨恒暘之咎
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
有所懲創於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
之難諶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人跋扈
之氣責報於天文過於已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
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
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大人一
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但
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
巫焚尪縣子尚以爲不可況其進於此者疏說變置
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
旱閉南嶽廟事可爲慢神之戒李陽冰令縉雲大旱
告於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
期雨合霑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於山
巔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嫌其得罪於神
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
左氏昭公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於桑山

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是古禮亦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即未可輕言之意也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絕明神自任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謂毀其社稷而更置之不言如何更置陳無己謂遷社稷壇壝於他處如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萬充宗則謂水旱之方就此方之社稷變其常祭以示減殺如郊特牲所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大祲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夏左殷右周復左此一朝定制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萬說則與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更立之意不但殺其祭禮而已也任鈞臺曰變置必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

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

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注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疏注聖人之一概也○正義曰毛詩衛風載馳傳云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概之義孔氏正義云一概者一端不曉變通然則聖人之一概猶云聖人之一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寛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注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論聞尚然況於親見動炙者乎疏奮乎至起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辭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辭例矣漢王吉傳云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按論衡知實篇引云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百世之下固屬下讀與親炙相對親炙則百世之上與夷惠同時之人矣毛說非也○注論聞至炙者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聞知聞也廣雅釋言云論曉也曉聞猶知聞也毛詩大雅雲漢憂心如熏傳云熏灼也孔氏正義云熏灼俱焚炙之義阮氏元校勘記云毛本作熏孔本作薰韓本作勳按音義出勳炙云字與熏同則作薰熏並非古本

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注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疏仁也至道也○正義

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仁親也從人二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亨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能行仁恩者人也又曰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爲心也與中庸語意皆不同

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注】遲遲接淅注義見萬章下首章【疏】去他國之道也○正義曰萬章下篇無此句

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注**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爲君子也孔子所以戹於陳蔡之閒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戹也**疏**注孔子至戹也○正義曰音義云戹或作厄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呂氏春秋知士篇云靜郭君之交高誘注云交接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淮南子修務訓云援豐條高誘注云援持也趙氏以上指君下指臣上無賢君下無賢臣皆不與孔子合故無援以至於困戹故既以接釋交章指又以援釋交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相與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此孔子厄於陳蔡之
之事也說文食部云䬴飢也從食戹聲厄於陳蔡之
問謂絕糧厄當讀䬴謂飢於陳蔡之間也荀子宥坐
篇云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
不糂弟子皆有飢色下數句正申
解厄字上下無交卽指大夫相謀

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注】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
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疏】注貉
姓至賴也○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貊鶴二音既是人
姓當音鶴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亡百切說文云北方
八貉種也按下自稱稽則稽自是名貉當是姓矣御
覽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云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
諡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
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此貉非號諡官爵故以爲俗
人姓也張以爲貉人名稽則不以爲姓與趙氏異以
爲衆所訕知是仕者說文人部云俚聊也國策秦策

云百姓不聊生注云聊賴也廣雅釋言云俚聊也俚賴也理俚聲同字通國語晉語君得其賴韋昭注云賴利也不理於口猶云不利於人口也隱公四年公羊傳云吾爲子口隱矣言出於口故以人言爲人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注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疏注離於至多口○正義曰趙氏以憎爲增之假借故以益釋之爾雅釋言云增益也是也荀子大略篇云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守道者謂之士是士離於凡人觀章指凡人即凡品士即指孔子文王也憎方言訓憚說文訓惡廣雅訓苦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閔閔言惟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此爲憎惡與趙氏義不同翟氏灝攷異云理兼條分脩治之義離騷令蹇脩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稱曰不理益自病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憎多口即論語禦人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即有憎其口之不理

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聲聞無限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温字申達愔義趙氏依温故錄云愔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依舊訓賴求理於口徒茲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此讀茲爲滋謂士愔惡以辨謗故益滋多口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注】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疏】注詩至苦也○正義曰序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毛氏傳云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孔氏正義云言

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詩并為孔子作孟子引以況孔子謂孔子當日為羣小非議有如此詩論與倫適禮記中庸毛猶有倫注云倫比也孔子倫此詩謂孔子比擬此詩則如叔孫武叔之毀見論語子張篇是羣小之口亦孔子之所苦也○注大雅至問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緜傳云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太王立家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恚猶怒也箋以絕釋殄廢墜與失義亦相近惟鄭氏以問為聘問趙氏讀問為令聞之聞以為聲聲聞則不合趙氏說詩每殊於鄭毛氏但訓隕為隊鄭箋原不必同毛趙氏未詳所受耳下云混夷駾矣混夷即畎夷故云不殄絕畎夷之慍怒箋以不殄慍慍在文王趙以慍在畎夷孟子引此以證多口則畎夷之慍狄夷之多口也而文王不必殄絕之亦不因其慍而失令聞在孟子義宜如是也因念慍于羣小亦當是為羣小所慍即羣小之多口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惟是憂心之悄悄常懼禍至之無日而羣小之申申者方慍怒之不殄詩意宜如是也

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注】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疏】注賢者至得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云昭昭明也故云明於道德廣雅釋訓云惛惛亂也毛詩大雅召旻篇無不潰止傳云潰亂也故以昏昏爲潰亂之政呂氏春秋有度篇云不昏乎其所已知高誘注云昏闇也又誣徒篇云昏於小利高誘注云昏迷也故章指以闇迷釋昏昏

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

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注】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注山徑至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嶺陘阪也陘之言徑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然趙岐注云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云山陘之蹊不可勝由矣馬融長笛賦云膺陗陁腹陘阻逬字異而義同嶺之言領也嶺通作領列

子湯問篇云終北國中有山山名曰壺領程氏瑤田通
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孟子山徑之蹊間蹊字之義
一見於月令孟冬塞蹊徑鄭氏注徯徑鳥獸之道也
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一見於鄭氏注周易徑
路為山間鹿兎之蹊又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
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然則蹊者獸跡
之所經無垠埒非有一定之跡可略指者也今乃介
然用之而成路是路之成成於蹊間也孔氏廣森經
學卮言云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愚讀長笛賦間介無
蹊似古讀有以間介絕句者間介蓋隔絕之意徑路
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跡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
可以成路云爾趙氏佑溫故錄云介亦分別意如字
讀甚惟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之蹊間謂小道叢
雖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闕除之謹按荀子脩身篇云
蓋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倞注云介然堅固貌易
曰介如石焉漢書律秝志上云介然有常注云介然
將與之意說文入部云介畫也蹊無一定之跡則不
可以成路蓋山領廣隔原可散亂而行縱橫旁午不
相沿踐今介然專行一路特而不散自畫而不亂此
蹊間所以能成路蹊間之成路全在特行而不旁蹁

此介然二字定屬下用之卽荀子律秝志之介然專
行一路所以有常而堅固也方言云用行也介然用
之卽是介然行之爲間不用卽是爲間不行下云當
遂行之趙氏以行釋用也趙氏注滕文公上篇夷子
憮然爲間云爲間有頃之間也此云爲問有間也按
有間之義數端各不同呂氏春秋去私篇居有間高
誘注云間頃也此言須臾之時所謂有頃之間也以
時言也昭公七年左傳晉侯有間杜預注云間差也
此有間謂病愈方言云南楚病愈者或謂之間是也
淮南子俶眞訓云則醜美有間矣高誘注云間遠也
謂醜與美相隔之遠也國語晉語使無有間隙韋昭
注云間隙瑕釁也昭公十三年左傳云諸侯有間者
注云間隙也大抵間爲隔別之義所隔者少則爲頃
所隔者多則爲遠無病與有病別則間爲愈相怨與
相奸別則間爲隙故史記黥布傳以行他道爲間道
此爲間不用謂別行他路遂與此路隔別而不行趙
氏謂高子去而學於他道正此爲間之喻也若有頃
之間何遽遂爲茅塞蓋廢此不行[illegible]別有行處爲他
岐之
或也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疏○常常被服○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當當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注高子以爲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疏注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正義曰以貴釋尚以樂釋聲俱詳見前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此聲字即皃氏爲聲之聲也攷工記前言皃氏爲聲後言皃氏爲鍾可知聲即是鍾蓋聲以鍾爲主故即以鍾爲聲鄭注聲鍾鎛于之屬是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此解尚字與禮記殷人尚聲義同

曰以追蠡注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鈕擊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

鍾不然以禹爲尚樂也疏注追鍾至貌也○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鈕印鼻也此以追爲鍾鈕即爲鍾鼻矣淮南子要略訓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高誘注云擘分也文選西京賦擘肌分理注引周禮鄭注云擘破裂也周禮鄭注謂攷工記旊人髻墾薜暴不入市注云薜破裂也薜擘古字通也淮南子人間訓劍之折必有齧高誘注云齧鈌也趙氏以擘齧二字解蠡字謂破裂鈌齧也緣其皴鈌之深故欲絕說文䖵部云蠡蟲齧木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蠡之言劙也如刀之劙物楚辭覽芷圃之蠡蠡又借爲禾黍離離字孟子以追蠡趙注日追鍾鈕也鈕擘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此又以蠡同離同劙方言曰劙解也又曰蠡分也皆其義也不知假借之恉乃云鑴鈕如蟲齧而欲絕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蠡蠡既通於禾黍之離離楚辭思古云曾哀悽欷心離離兮注云離離剝裂貌此蠡蠡欲絕之貌正本諸離離之剝裂也抑黍實下垂其蒂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鍾之下垂其鈕欲絕所以稱離離矣程氏瑤田通藝錄攷工創物小記云鍾縣謂之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

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螺小者謂之蜁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蜁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枘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此古鐘所以側縣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刓敝滋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以追爲鐘鈕既無他證語又迂曲一說追與槌同擊也說文槌字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亦謂擊敵也則此說似爲近是追者言所擊之處蠡則其如木之蠡也三代之樂不殊而禹之鐘獨形其殘缺苟非當日之數數用之而何以有是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注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與兩馬者春秋外

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 疏 注是何至稱賦○正義曰
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七瑟
四代之樂器也又云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
簧又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先代之樂器
後王皆用之也禹之鐘既爲後王所用則追之蠡不
得獨由禹所用矣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高子
以禹尚樂故其器用至殘缺今其鐘在者猶可證乃
謂禹自常用也故孟子以後王皆用曉之攷工記匠
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
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入尺是謂轍廣高誘注呂
氏春秋勿躬篇淮南子冥覽訓皆云車兩輪間曰軌
禮記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隱公元年左傳云同軌
畢至周之車軌制以入尺其車之制同則兩輪行地
之迹自無不同故在地之迹亦名爲軌史記司馬相
如傳結軌還轅索隱引張揖云軌車迹也東京賦憲
先靈而齊軌粹綜注云軌迹也軌同迹同故前後相
沿在城門限切必深而成缺轍故趙氏以轍釋軌明
北軌屬城門受車輪之缺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
與兄孫講禹之聲常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門

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經涂之九
軌而每門三涂祇各一軌則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
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涉軌也門與涂同時繇
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造涂求嘗前年有門今年
始有涂何謂久也試亦於是奚足哉一語復誦之乎
兒子遠宗恍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微辭於此則從
辭中又急挂其口使之自解只是不足哉四字盤之
蓋此語專關禹之追蠡不關攻擊並不及文樂鑿之
門軌之齧不關馬力並不及涂軌蠹一比較則多寡
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之意自見言外
故曰是是追蠡也追蠡為攷擊所致得毋門軌之齧
是馬力與即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
到意隱隱可驗所謂急破其惑不煩證明乘車多因
馬謂兩服兩驂也去四言兩己不可曉況詰問之意
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此是何意及觀趙岐注
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為證然國馬公馬
亦多無解者古關隘郵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
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為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
及鄉遂賦兵牽載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為
總之公牧者也故周禮牧人所掌皆稱國馬而取夫

趣馬又分公馬而駕治之雖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謹按春秋外傳者國語楚語闕且與其弟論令尹子常之言也韋昭本作國馬足以行軍云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邸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趙氏所見本盍與韋巽姚氏文田求是齊自訂稿云袑氏以兩馬爲國馬公馬不如豐氏一車所駕之說爲長但常云城中車可散行城門則車皆由之兩馬之力乃以車多反言則文義自明如泥兩馬二字郎國中之軌亦豈兩馬所能成故不可以辭害意也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又左哀公十七年傳乘衷旬兩牡注衷旬一轅卿車疏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謂之衷乘者衷中也盍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是也其諸侯大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于士喪禮云賻以兩馬是惟得駕兩無上乘也皆

可為一車所駕之證曹氏之升攄餘說云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驂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若曰不知禹聲盡觀禹迹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達車從中央禹以來閱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驂於此門也周之駟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獨是夏先王兩馬之力與謹按夏駕二馬見毛詩衛風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此說於先王之樂器後王皆用之說尤切錄之以備參攷限切者阮氏元校勘記云段玉裁云門限亦名門切丁氏云限迹切深由不解切字也

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啟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注棠齊邑也孟子嘗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

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疏○注棠齊邑也正義曰襄公六年齊侯滅萊左傳云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注云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十八年齊侯駕將走郵棠注云郵棠齊邑二十五年左傳齊棠公之妻注云棠公齊棠邑大夫閭氏若璩釋地云齊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棠即此是也今即墨縣甘棠鄉酈氏楝高春秋大事表云郵棠故萊邑也山東登州即墨縣有棠鄉爲萊之棠邑東昌府堂邑縣爲齊棠邑棠公爲棠邑大夫孟子勸齊王發棠即此後譌棠爲堂周氏柄中辨正云顧亭林山東攷古錄云當時即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則棠爲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大事表疑誤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

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注】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之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攖迫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背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疏】注馮姓至虎者○正義曰儀禮燕禮卒受者注云卒猶後也卒之義為終終亦後也卒為善足見前此恃力無賴之為不善也不善改而為善何以有士稱故趙氏申明之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故有勇名而稱以為士如稱勇士是也本稱勇士改而為善乃為善

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明也對
昌詩蘆浦筆記云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幸爲言爲
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得皆
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此則士與
爲笑也周密志雅堂雜抄云一本以善字之字斷句
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士者矣之文義相屬於章旨
亦合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敘事未有無
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馮婦若如宋間空
斷士則之爲句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何當
婦來此爲無根或曰固己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決
余曰周書則至于豐○注攖迫至止也○正義曰注
南子假眞訓云攖人心也高誘注云攖迫也說文兮
部云迫近也故趙氏以迫釋攖又以近釋迫音義云
丁於盈切埤蒼云攖牾也牾之牾云繫之蓋讀攖爲
纓繫之以纓郎謂之纓也莊子大宗師其名爲攖平
釋文引崔氏注云攖有所繫著也此亦以攖爲纓也
莊子有宥云攷愼無攖人心司馬彪注云攖引也引
亦牽繫之義然是時衆方與虎相持何得遂言佮縈
追之義長矣音義云陬子于切又子侯切隅也隅郎
嶋說文自部云隅陬也陬陬隅也詩小雅正月瞻彼

阪出箋云崎嶇墝埆之處故馬融廣成頌云負隅依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負恃也左傳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孟子曰虎負嵎莫之敢攖虎有所恃而張故云依阻而怒也謹按注中見虎二字解望見二字明望見二字斷句馮婦趨而迎之六字斷句是時婦猶在車中令趨車迎之也將近矣馮婦又攘臂下車趙氏以恥不如前明所以趨迎所以下車之故而以馮婦二字貫於見虎走迎之上則望見爲馮婦望見明矣先言望見後言馮婦者屬文之法也自則之野負下此望見者自即是之野者望見不可云望見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故倒言之也是時知止則可以不趨迎不下車連用馮婦者若曰誰迫之使趨迎馮婦也誰迫之使下車馮婦也皆形容其不知止之狀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故以走釋趨謂行之疾也說文手部云攘推也推排也推排其兩手於前作搏勢也孟子屬文奇奥趙氏每能曲折達之卒爲善士何至又爲士之黨笑之則因其之野望見如是趨迎如是下車如是也則字非虛用也

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疏○暴虎無已正義曰爾雅釋訓云暴虎徒搏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篇暴虎獻于公所傳云暴虎空手以搏之僖公元年穀梁傳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先搏時無刀是搏即無兵空手相擊故江熙云佻身獨鬭潛刃相害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注云搏手搏惟手無兵空搏故楚子伏而盬其腦蓋相搏而頭墜子以身壓晉文以口噬者不用兵也搏從手空手即是搏非搏有徒不徒之別也故趙氏以暴虎釋經之搏虎暴與虣一音之轉廣雅釋詁云摷擊也摷同撲撲亦搏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注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

疏 注臭香至如蘭○正義曰禮記月令春月其味酸其臭羶夏月其味苦其臭焦中央其味甘其臭香秋月其味辛其臭腥冬月其味鹹其臭朽孔氏正義云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味有五臭亦有五孟子於口目耳鼻渾言味色聲臭而於四體言安佚以互見之則味必嗜甘色必好美聲必喜音臭非謂臭專屬諸香也引易者繫辭上傳文也其臭如蘭則臭有不如蘭者矣虞翻注易云臭氣也不專以爲香也荀子王霸篇云夫人之情

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與孟子義同楊倞注云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佚安樂也此注先訓氣後言香為得其意矣又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注云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鳥皫色而沙鳴鬱酸暑浥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此獨冠以香臭者明其下皆臭也禮記內則皆佩容臭注云容臭香物也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此亦以臭不專於芬香惟芬香可飾形容故別之云容也周禮天官宮人除其不獨去其惡臭禮記大學篇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臭之惡者為惡臭猶臭之香者為香臭僖公四年左傳云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注云薰香草猶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孔氏正義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為香故專以惡氣為臭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此臭字乃朽字之假借月令其臭朽說文歹部朽為㱙之重文㱙腐也列子周穆王篇云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朽與香對則薰香猶臭者乃薰香猶朽也廣雅釋

器云殠臭也謂臭爲殠之假借殠爲臭之正也惡臭作殠腐臭之氣也鼻所齅之總名作臭非臭之名或專於香或專於惡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注】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疏】仁之至命

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育者也有血氣則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於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治則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懿不能盡一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者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即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即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此荀揚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昧焉而妄爲穿鑿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始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

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恆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為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恆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為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阮氏元按勘記云知之於賢者也閩監毛三本知

作智按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有性
焉各本同孔本焉作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
天道即元亨利貞之天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此天道也通神明之德使天下各遂其口鼻耳
目之欲各安其仁義禮知之常此聖人之於天道也
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得聖位而天道行所
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孔子不得位而天道不行所
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趙氏謂遭遇乃得行道不行遇
者不得施行是也道行則民遂其生育其德道不行
則民不遂其生不育其德故口鼻耳目之欲不遂屬
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育亦屬之命然顏愚之民
不能自適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勞來匡直者有以輔
翼之固限於命矣若君子處此其口鼻耳目之欲則
任之於命而不事外求其仁義禮智之德則率乎吾
性之所有而自脩之不委諸教化之無人而甘同於
顏愚之民所謂雖無文王猶興也且由是推之父頑
母嚚命也而舜則大孝烝烝瞽瞍底豫此仁之於父
子君子不謂命也罪人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匡
家沛人感悟此義之於君臣君子不謂命也道大莫
容命也而孔子則栖栖皇皇不肯同沮溺之辟世荷蕢

篠之潔身而明道於萬世此聖人於天道君子不謂命也大戴記千乘篇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偷以爲無命卽是不謂命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疏○不任佚性○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任作逸○治性行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選注引作治身勤禮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注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注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注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注】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善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疏】可欲之謂善○正義曰趙氏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可欲按此忠恕一貫之學不僅於善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高

疏注云善好也所好於代者非一事中論夭壽篇引孟子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欲作好好善亦為善善可欲即可好其人善則可好猶其人不善則可惡其人可惡即為惡人其人可好自為善人也○有諸已之謂信○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信誠也猶實也有即仁而為有之有可好未必其不虛也實有之矣是為信也趙氏引不意不信語見論語憲問篇謂不可億度人之不信引之者蓋謂宜已有此信不可億人之不信也○充實之謂美○正義曰詩召南小星篇實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云實有也即此有諸已者擴而充之使全備滿盈是為充實詩邶風簡兮云彼美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首章碩人俁俁傳云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充滿其所有以茂好於外故容貌碩大而為美美指其容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正義曰說文火部云光明也煇光也輝與煇同毛詩大雅皇矣篇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有光輝故大充則暢於四體光則照於四方故趙氏云宣揚之○大而化之之詞聖○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聖通也此謂德業照於四方而能變通之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大

而化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而不可知之也易繫辭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不測卽不可知周書謚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不可知故無能名孟子論矣正子推極於聖神至於神則堯舜之治天下也孟子所以言必稱堯舜

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八終

孫授易詩校字